

全國僅4城保留電報業務 西湖電寂沉飛報 北京鴻疏鎖餘暉

中國電信杭州分公司宣布自5月1日全面關停電報服務，目前全國僅剩北京一座城市仍保留發報業務。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現在北京只能將電報發往北京本市和其他3個城市，其餘城市暫不支持此項業務，而相關的電報收發流程也已是非傳統模式。雖然隨着通訊技術的變革，民衆扎堆發電報的熱鬧景象早已不再，但當杭州將停止電報服務的消息傳出後，在民衆體驗式打卡的簇擁下，電報業務卻迎來了屬於自己的「餘暉」。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雨潤 北京報道

▶不斷有市民到北京聯通西單營業廳一層的電報窗口「打卡」，體驗發電報的樂趣。

自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電報在中國走過145年。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電報是老百姓與外界溝通最重要的通信手段。鼎盛時期，杭州報房300名員工須晝夜不停向國內外發送電報。北京電報大樓日處理10萬封電報，新聞、氣象、病危通知、升學喜訊……以「啊」與「咯」的組合飛速傳向遠方。

僅剩北京可提供發報業務

今年3月19日，中國電信杭州分公司發布電報業務退市公告，稱該公司現有電報網設備已超設計使用年限，無法正常收發電報，相關業務將於5月1日正式退出市場。據《杭州日報》報道，最後一個電報營業日，杭州共收報5,846封，與上世紀八十年代鼎盛時期的發報量相當。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在杭州停止電報業務後，全國僅餘北京一城仍保留有電報收發業務，此外，石家莊、濟南和廣州三城保留電報收報業務。這構成了曾在上世紀形成的密集的電報網絡系統，成為碩果僅存的「化石」切片。

業務驟增送達需半月

1、2、3……7，手寫完7封電報，28歲的王先生在北京聯通西單營業廳的電報窗口前，一邊認真檢查地址和內容，一邊跟工作人員詢問身在杭州的親友何時能收到電報，發完後還不忘一一拍照留念。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得知北京將成為唯一可發電報的城市後，自己便提前整理好了收件人地址，精心編輯了電報內容，還深入學習了電報的歷史，了解舊時人們的聯絡方式，「我沒經歷過那個時代，但不知道為什麼，每當想起心裏總是莫名地酸楚。」

來自山東的賈同學專門騎車9公里從學校趕往電報窗口，卻被告知無法向老家的朋友發報。吃到「閉門羹」後的他並沒有氣餒，而是琢磨出一條「曲線救國」的方法。他選擇先將電報寄給自己，然後再通過快遞的方式將電報寄



●電報郵寄時存裝的特定信封。



●發送電報所使用的電報單。

走。「雖然麻煩點，但總是有辦法的，這封電報很有紀念意義，所以想盡辦法也要送到朋友手中。」

「是在這裏發電報嗎？」「請問發電報的流程是什麼？」前來詢問的市民絡繹不絕，有時甚至需要排隊等候。工作人員耐心地遞送電報單，詳細講解填寫規範與收費標準。每個漢字收費0.14元（人民幣，下同），數字、標點等字符每5個同樣收費0.14元，收報者的姓名、地址、聯繫方式也算作字數標準計費。

電報窗口工作人員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了厚厚的一沓電報單，並直言，目前一天最多能有200份電報需要發送，這種情況在她的工作經歷中也堪稱「前無古人，後也難有來者」了。該工作人員表示，過往每月電報數量屈指可數，面對突然激增的發報需求，相關投遞工作可能會有所延長，「至少需要15天左右吧。」

報務不再使用摩斯碼

北京聯通西單營業廳一位有着12年工作經驗的營業員表示，對顧客而言，發送電報的程序數十年未有任何變化。但就技術與流程而言，現時的電報業務已非當年模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封標準的電報，一般是發電人在郵局的電報業務窗口領取一份電文紙，將需要發送的電文擬寫出來，並附收報人的姓名、地址等聯繫方式。電報業務員會將相關電文根據通行標準電碼編譯為對應的數字或字母交由後方發報員。發報員則根據相關數字和字母，將電文以摩斯碼方式發送出去。收報方則逆轉上述程序，將電文譯為文字，再通過投遞方式將報文投遞給收件人。

現時的電報業務員在接收到用戶的電文後，不再根據內容將電文編譯為對應的數字或字母通過摩斯碼的方式向外發送，而是將相關電文傳送至報房封裝，再通過郵政或順豐的快遞業務，將電報發送給收件者。「過去的電報師傅個個身懷絕技，優秀的發報員能熟記數千字電碼，但現在發送電報已經不再需要這些技能了。」該營業員說。

其他國家和地區停止使用電報時間表

英 國：1982年終止電報服務

美 國：2006年發出最後一則電報

印 度：2013年7月15日年關閉中央電報局

比利時：2017年12月29日發出最後一封電報

「火腿」堅守電波不逝

「CQCQCQ，這裏是BH9EMQ，呼叫頻率上的友台，收到請回覆，over。」當電報逐漸成為歷史的記憶，業餘無線電卻悄然興起，吸引着越來越多的愛好者投身其中。這些愛好者被親切地稱為「HAM」（火腿），他們以電波為紐帶，編織起跨越國界的「空中社交圈」。作為一名資深「火腿」，彥坪通常會在每天早上拿出手提短波電台，在公園架設好便攜天線，將電台進行調頻，呼喚遠在外地的朋友。

在業餘無線電的世界裏，通聯、競賽以及應急通信構成了三大核心活動，其中通聯無疑是其中最具魅力的部分，形式包括語音、圖像、無線電報（摩斯碼）和數字模式。彥坪介紹，當電波中出現了一個罕見的呼號，顯示它是從那些少見的地區來的，瞬間就會有大批「火腿」循着信號匯聚而來，爭相與對方建立無線電聯通。對許多競賽愛好者而言，收集自己聯通過的電台字頭是一種值得驕傲的榮耀。

2018年，彥坪在網上了解到業餘無線電，當即便決定成為「火腿」，因為他驚奇地發現：探索世界，竟還可以用完全脫離互聯網的方式。無線電通信不需要基站，實打實地通過發出電波來通聯。那一年，他刷遍CRAC（中國無線電協會業餘無線電分會）官網提供的題庫，拿到了A級操作證，分配到呼號，並組裝了電台與天線系統，半年後，又順利獲得B級操作證，可以用更多頻段，通聯距離不再那麼受限。

2019年夏天的一個黃昏，彥坪如往常一樣值守電台，突然發現有來自冰島的信號呼叫。他當即回覆了呼號和收到的信號質量，但持續了好幾分鐘，對方依然沒有回覆，這使得他心急如焚。彥坪坦言，太陽下山的時候是大氣中電離層反射短波信號最有效率的時候，如果來自冰島的信號錯過了通聯的「窗口期」，下次相遇便遙遙無期。在漫長的15分鐘裏，彥坪不斷嘗試，與信號展開「極限拉扯」。終於，對方電台傳來回覆，確認收到呼號並回報信號質量。「那一刻的激動至今難忘。」他回憶道。

彥坪說，在短波通聯的兩年間，與149個國家和地區成功通聯。最東抵達黑山共和國，最西至巴西，最南到南極，最北達挪威，還接觸到許多鮮為人知的地方，如曼島、休達和梅利利亞。每一次跨越山海的電波對話，不僅是信號的傳遞，更是人與人之間跨越地域、文化差異的深情聯結。「電波在全球迴響，這是永不消逝的回響。」

特稿

方寸電波載深情

「浮生掠影，一瞬萬象，留此一電，以記曾行。」在北京聯通西單營業廳的電報窗口前，俊峰將這段話寫下這段話寄給自己，此外他還發送了數封電報回到杭州老家。提及緣由，他透露，自己在過去沒有怎麼關注過電報這種通信方式，老家杭州在5月1日關停電報業務，借此緣由，他切切身體驗一下發電報是什麼感覺。所以他想向杭州的朋友們寄去特別的問候，同時也想給自己留存一份紀念。

俊峰大概在一周前便萌生了發電報的想法，為了讓這個環節更有儀式感與年代感，他在網上搜索了舊時人們發送的電報，並借助DeepSeek來模擬過去的寫法進行文案的編寫。

不同於如今便捷的即時通訊，發電報的流程頗為繁瑣。俊峰寫完電報大概耗時15分鐘，其間他的筆尖在紙面沙沙作響，彷彿穿越回了那個「車馬慢、書信遠」的年代。「小時候發消息都是秒回，但這次為了確保杭州

的朋友能收到，我在網上把電報發送的流程研究了個遍，還提前十天就跑來營業廳踩點。」俊峰笑着說，「現在才真正懂了什麼叫『方寸電波載深情』。」

在填寫電報單時，0.14元一個字的計費規則也讓俊峰對「惜字如金」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特意了解到，在電報盛行的年代，幾分錢的資費對於普通家庭都是不小的開支，因此每一個字都要反覆斟酌，力求用最精簡的語言傳遞最濃烈的情感。儘管如今資費已不再是沉重的負擔，但撰寫電報文案時，他仍不自覺地代入到過去的情境中，每封電報嚴格控制在16至20字，「我更想通過這種方式，去感受那個時代人們的心境。也許未來某一天，電報真的會徹底消失，但這份獨特的體驗，會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



●俊峰分享電報的文案內容。

電報為現代計算機誕生奠定基礎

話你知

電報發明於1837年，是一種通過無線電廣播收發以「·」和「—」構成的類似於二進制符號（摩斯碼，編者註）以傳遞信息的方式。相較於傳統的書信傳播，這種技術具有傳送便捷、通訊範圍更廣等優點，在商業和軍事上應用頗多。又由於摩斯碼對應的英文與數字的表述是固定的，各電報系統會啟用標準電碼本。比如，內地在1983年《標準電碼本（修訂本）》中，「我」對應「2053」，也可以寫成「DAZ」，體現在莫斯碼上，對應電文會以「...- - - - -」或「...- - - - -」的電波訊號傳出。收報方則通過逆轉前述程序，將相關電文譯為「我」字。而出於商業或軍事的保密需要，在上述明碼電報基礎上，還會依不同周期使用出不同的密碼本或加密密碼本，增加保密性和破譯難度。

事實上，作為電子通訊最初的形態，電報也直接影響到現代計算機的產生。莫斯碼的「·」和「—」與計算機語言的「0」和「1」同為二進制語言。1936年，年僅24歲的

英國數學家艾倫·圖靈（Alan Mathison Turing）提出「通用機器」（Universal Machine）的概念，後來稱為「圖靈機」（Turing Machine）。這是一種能模擬任何其他機器邏輯運算的理論模型，曾被用於破解加密電文。二戰期間，圖靈在布萊切利莊園的密碼破譯中心工作，對破解德軍通訊作出了五項重大貢獻。他設計的機電裝置「炸彈機」（Bombe）加速了解碼過程，成為盟軍勝利的關鍵工具。1945年，圖靈加入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着手設計自動計算機Pilot ACE，為商業用途的數位計算機奠定雛形。雖然完整實作未能實現，但其概念深深影響了後來全球的電腦設計。

事實上，電報也曾被廣泛應用於航空、航海、國際銀行結算，甚至新聞業當中，並對相關行業產生深遠影響。例如，新聞行業的消息體的導讀，據稱就是因在現代新聞業萌發之時，因電報訊號不夠穩定，為保證消息能夠最簡短傳輸，迫使記者們用最簡短的訊息概括報道的新聞要素。